

薑齋先生詩文集

董齋文集卷八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譏

賦三篇

闕一

祓禊賦

謂今日兮令辰翔芳皋兮蘭津羌有事兮江干疇憑茲兮
不歡思芳春兮迢遙誰與娛兮今朝意不屬兮情不生予
躊躇兮倚空山而蕭清閑山中兮無人蹇誰將兮望春

章靈賦

章顯也靈神也善也顯著神筮之善告也壬辰元日筮得睽之歸妹明年癸巳筮復如之

時孫可望挾主滇黔有相邀赴之者久陷異士既以得主而死爲歛託比匪人尤以遇巷非時爲戒仰承神告善道斯章因賦以見

居調軫以理誓兮連權兆而哲夢切莫紅系綾擣以搖搖兮

憂期愆而恤豐

爾雅權始也夢不明也易愆期有待又豐亨王假之勿憂王弼曰得豐亨乃可勿憂

恤亦憂也閒居調其軫念之情以自理所誓之志故必稱引初始述祖考之肇啟者以開其蒙昧王之得姓自太原世系綿衍丁此亂世如冠之垂綾木之有擣搖搖其恐墜也故旣憂有待之期或愆抑以未豐而亨爲恤

進退維谷懼

忝爾所生也

皇濛泗飛以試罔兮余祖御乎揚之土靖協勞于滹池兮采赤麓以剖戶蟬考葉之文潛兮玉書宛其舒心筮鴻柯之非集兮珍海翮而息南

叶

○食邑曰采蟬蟬聯也麟吐

柯非其所集南溟之化六月而息太祖始起於濛泗龍躍在淵之時始祖驍騎公從揚之高郵舉兵應之迨成祖靖難又協贊成勞於滹沱河故剖萬戶之封食采赤帝之麓嗣是蟬聯不絕逮顯考徵君以文章理學

家受業安成傳春秋大義天啟初用特徵入貢太學時不能用將授以散秩非所宜見歸而隱焉

眇熹光之麗形兮凌太白而揆初雖列清其逖垢兮抑寒銑而善痛凜不知其逾涼兮抽已秋之餘華

熹微明也人

斯麗之其始生則尚熹微然余生以九月朔旦金氣方盛而揆日在初雖秉氣清剛而寒銑不昌乃雖遘凜秋

而猶爭夕秀其於時固已難矣

鄉升廉以脂轄兮齊側皆切明夜以庶格與踰午於周原兮

歸魂悲

肥通其猶未莫謨白切

○脂脂車也午旁午也悲遯遠引也莫安也王午歲舉孝廉於鄉

方上公車冀得出身致主齊明夙夜庶有感通乃李自成犯順於秦晉口曰蹂躪於畿南狼狽南歸冀全肥遁而張獻忠入楚湖

南全陷奔竄不歸

勝調周飢於紫蠹兮永眇視於躍馬奮殘形以殆庶兮危

季歎於撩虎

勝冀勝王莽贊紫色蟲聲永任永三都賦公

下季莊子柳下惠以孔子見盜跖而歎之子曰撩虎鬚
幾不免虎口癸未冬張獻忠陷衡州捕人士補僞吏時
絕食傷肌以脫其污庶幾冀任二子之意然其得免虎口者僅矣

釋余憇於曾波兮導告余浸以滔天行汨災而后嬰兮馬

壯拯其無人哀輪轢以瘠愁兮襲宵永而辭晨

天叶○曾層通導導

人戒塗者也易用拯馬壯言救難當健速也張獻忠入蜀湖南稍雷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思廟自靖五行汨災橫流滔天禍嬰君上普天無興勤王之師者草野哀痛悲長夜之不復旦也

鶻悵皇而狂儻兮蠭蹊田而奪之豈弗悶其終沈兮荼良

苦其將將之步岑辟以治友兮援余戈而徂征孤拊和其怒節兮乾時潰其誰榮

國策鶻蚌相持漁人兩得之語云孤掌難鳴春秋不諱乾時之戰言

能與讐戰雖敗猶榮□□□□□未久旋亦敗滅如
鴟蚌之持徒爲漁人之利牽牛蹊田而牛亦奪也□□
□□□□□固將死生以之豈徒遯世無悶而終隱之
爲得哉故涉厯險阻涓涓同志枕戈待旦以有事焉而
孤掌之拊自鳴自和至於敗績雖云與讐
戰者敗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榮耶

驂倣余以荒術兮皇雖阻其猶平

叶

胡釋余祖之亨遇兮

吝余策於南條適申申其離卽兮余情婉以終留陳介李

其曷共

平聲

兮愁有心而長區

鳥侯切○荒大也術路也適

遲回貌左傳一介行李區藏

也舉兵不利遂繇郴桂入粵皇路可通雖險阻如平夷也先世旣以從王起家胡爲釋此不圖而吝南征之策也戊子冬旣至行闕所見尤爲可憂遲回再四已復歸楚而情終繫主己丑夏復繇閭道赴闕拜行人雖陳力之無可致其靖共而悲憤有懷不能自匿故有死諍之事

荃服鷺而未閑兮或進鶡而善啼軒聆律於秬粢兮夔繇

庚其若蹊熯女離而長謠兮矧旣雨而申震余皎固殉於所字兮蒼天正余以無奔虹奇切色其眾媚兮暎星樞

居宜

以思存蹇疾頰而嬰疹兮返牢茲以行路迹違魏以率野兮魂悽悽其念故

荃芳草喻君服乘也軒軒轅和素累秬

黍以正律夔一足獸庚夷庚大道也申

再也震霽也奇奇衰不正也牢茲深閉也魏魏闢時申

陰虞山二相公孤忠濟難反蒙主疑而朱天麟王化澄陳

吳貞毓郭之奇萬翹流輩猶恣奸佞得進用結叛臣邦傅下諫者金堡等於獄幾杖殺之夫哲愚之量今古不齊有黃帝之聰則秬黍可察若一足之夔則坦道如蹊然則眾人之憤憤固不能欺余心之炯炯矣時值傾覆若谷推之熯仳離之女既不能已於長謠況幸值事幾之可爲若久旱之雨而姦邪偷一日之利更欲圯壞如乍雨重霽安能不益其痛哭耶唯一意事主不隨眾狂而孤立無援如彼何也羣姦畏死貪賂復陰戴孫可望如舍日而媚虹北辰固爲天樞非彼所思存曖而去之如遺屣矣旣三諫不聽諫道窮矣乃以病乞身遂

離行闕而心念此去終天無見
吾君之日離魂不續自此始也

符威淪余離凶兮欣長摧而數訛詛余志之不充兮疇飾
非於未化

叶○威滅淪喪之禍果合符於所諫庚寅冬兩粵俱陷死於亂兵者幾矣固誓捐生而勢不便天不卽與孤臣以死數之訛也靜言自責蓋亦志之未充故猶波流以有今日之生方之古人於斯媿也詎云遜跡窮山不爲降吏遂得以天日之誠文飾而致於貞夫之列

后適河以拂訓兮輔志鷗而逢怒配與旬其交佛兮何所肆余之雅武屏服昧於蒸原兮震伐方以流耳□□旣余之永仇兮王鉄亦維以悼紀佢葛莊余紲蹟兮眄余天而未可

叶夙延清而歛虛兮紛莫知余之所甫

天王狩于河陽仲尼曰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者猶鷹鸇之逐鳥雀也易配主謂君旬均也謂所與同志事君也

佛戾也武步也屏退也服用也昧幽也蒸水出耶蘆山
今謂之黃帝嶺時所避地近其處易震用伐鬼方震大
臣之象王鉞見鶻冠子謂天子之大權葛蔓草荏柔木
言相糾縛動卽仆蹠天所宜尊者甫美也時上受孫可
望之迎實爲所挾旣拂君臣之大義首輔山陰嚴公以
正色立廷不行可望之王封爲可望賊殺君見挾相受
害此豈可託足者哉是以屏迹居幽遯於蒸水之原而
可望別部大帥李定國山粵楚屢有克捷兵威震耳當
斯時也欲留則不得乾淨之士以藏身欲往則不忍就
竊柄之魁以受命進退縛回誰爲吾所當崇事者哉旣
素秉清虛之志以內決于心固非悠悠紛紛者能知余之所好也

思崩登之逝絕兮介芻歎其無幾皓汔染于中遷兮歎頽
齡其曷改叶鳬唼鱉而泛行兮愈流暎以怡旃鷗遂胥以
召嬉兮駢不信其已然爲不善如崩易斯速也爲善如登
也相去邈絕矣其幾微之介芻汝難知而轉移歎倏使
以皓素之委聊且受染於淄黃而中變其故則終至暮

年不可復改是則素抱清虛之志者安能妄投於一試耶夫泛泛之鳧隨波而唼魚則人益喜其流蕩怡我心目若神雀忘其內美而亦與羣遊以致人之歎賞斯物情之所駁而亦事之所必無者也故余之所甫自非紛紛者之可得而知

屯建子于錫侯分蒙納耦以受寅

叶

豈初柔之讓易兮麗

險窵之何姬

力魚切
叶如字

曰維命余不猶兮奚懃位其不夙胚

父壯以濟童兮妃內景而中穆頗思返於貞牝兮哲懼膏

之致焚窈余不知其畔兮遵原筮以得垠

參同契云屯納子蒙受寅謂屯

陽在初蒙陽在二也屯以濟難蒙以養正其用別矣納耦者謂蒙二納婦吉退治內也夫屯蒙各有一陽在內

卦屯以蚤見剛健得建侯之利蒙豈不然而以柔居初成坎險而讓平易所以然者則時在蒙昧不宜急見其

剛才素位遲疑無容怨也唯是保乾父之剛內藏其健納坎水之景中守其明則蒙昧可濟而和靖於心是故

李萼赴顏公之招，臧洪同張邈之死，成敗雖殊而道在經綸，故得以烈聲自遂。今所遇非人，蒙晦無可別之跡。則出身磐桓，不獲如彼命之不猶？唯含貞韜明而已。位既不夙其可爭乎？俯而自思，返於正順以遠膏火之焚，故事幾幽杳而生平素尚甘於戢退，斯有垠岬之可遵者也。

明當無以尙冲兮，非廢用而頽滑。康違堪以木形兮，激契

闔于履，發儼龍元其貞庸兮，矧秉禮于鄉闕

老子云：當其無有車器之

用，頽廢滑亂也。嵇康絕交書自言七不堪人目，康土形骸謂不尙飾也。契闊不合也。履湯名發武王名子曰木老子其猶龍乎？又人謂嵇康龍章鳳質，儼龍謂二子皆如龍者。二子以元爲尙然且在老，則以無爲用非並用而廢之以恣滑亂，在嵇則非湯武之征誅而不徇司馬況秉禮教於鄉里，闔黨者其得弗擇地善行而徒取進乎？

維食陰而質滋兮，必吸清以填形。爽脈叛其不來兮，石頑

隕而失星裏冰惻此絲鼎兮厯棘繩其難康重遄情于荃

側兮怨霄路之何長

爽清淑之氣也脈微動也霄路天路夫鄆魯之教以理人性以正人紀盡

之矣夫人之生食陰濁以滋形質而必受清剛之氣於天乃以充其體而善夫形色倘此清剛之氣見利斯昏叛去形質之內則如星隕爲石不復得爲星矣所以懷冰自戒憂此一絲之繫九鼎歷于亂蹟之塗懼不得夫安步也其自念名義既如此矣而愛主之心尤不能忘遺寄此情欲往就之姦雄窒路如天難登如之何其弗怨也

狂憤憂而自棄兮耿三歲而子遷遠清塵余穉慕兮抑朋
庸兮矧自古之多券

穉慕如穉子之慕親也易大蹇朋來又往蹇來連謂相率以濟蹇也巴巴

蛇也巴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掉掉尾也藉假也鼎大也鼎號謂天子之大命尸如祭者之尸代居其位庸功

也自違君側以來於茲三歲而孤踪屢遷望屬車之清
塵而深其慕憶蓋願得朋以出大蹇倘值其人樂與來
連者矣乃如可望者若巴蛇之飽羈尾而游而大君之
威虎爲狐假反退養夫巽順若此者豈足以有爲神器
大名不可以久借功之無成固其所矣桓溫失志於枋
頭劉裕覆師於關內今古如一有心者去之唯恐不速
也

遂託膏

去聲

以歸音兮雖先露其何怨鄰化哀而狎悻能兮

豈不知秋駕之可學媒與鳩其還搖兮覆悔幾之先覺夢
宵征之輕馳兮畏失轡于罔決

叶

昏左次余騷熒兮徼神

憫而啟彭

哀公牛哀也

七日而化爲虎離騷鮀悻直以亡

子因決荒遠貌彭行也使爲可望者能如郇伯之爲膏
雨俾得遂所託以西歸則雖溢先晨露固所願也以今
者所居非乾淨之土所鄰而狎者皆化獸之人則豈不
欲學御而得以馳驟哉乃其或爲良媒或爲毒鳩還雜

搖搖胥不可測既已覺其不可託是以逗留而不往則
將使我終不得遂西歸之志者斯幾先之覺也使茫然
未覺則往而不叶歸于一死而已豈不愈于鄰虎而狎
能哉故曰悔也旣已覺之則非死之恤而失身之爲憂
是以夢輕馳而終畏罔決人之已窮神或通之故當
左次憂獨之際希冀神之見憫而敢以所當行焉

壽勉釋余之夢緒兮曰窮通天以迓之帝斂箕以貞倫兮
範有事於稽疑祓端策而氛昧兮火出澤以章景宗廟震
于悔端兮勞再告而益晒僖友也箕箕子火出澤上睽卦
卦六爻初士二大夫三卿四公五天子上宗廟震動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上九老陽變動故曰震于悔端再告益晒謂凡兩筮皆睽上九神之所告其義甚明疑可決矣

好述曖其姝俟兮猾貌之庸猜施膚寸以征合兮羣淫解
而卷霓誠豨溷其難測兮魍魎軾而增怪印孤清以弗堪

兮歧不讐其所夬

猜叶○此演睽上九之辭而詳玩其占

好逑而毋庸猜則所謂匪寇婚媾也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則雨矣雨則霓爲之卷藏正氣昌而淫氣不成如此者以征則疑釋而道合所謂往遇雨則吉也豨豕也溷不潔也謂豕負塗難測其不潔之心也魍魎也馮軾在車中也謂載鬼一車其情增人之怪也豕負難測之穢鬼增妖怪之情則以睽孤之道處此而欲保其清貞固難堪矣夫曰婚媾曰遇雨似宜往者也曰鬼曰豕又似不宜往者一爻之占歧而不合安能贊而決之哉夬決也

訟徒倚而倘逢兮象旣章余以崇別女同闡其各袂兮孰嫫與施之可頡眾美少之膏濡兮忘衷狠於飾柔中耀其瞳曨兮盟登天而果求雖輿禳其勿恤兮矧弢矢之有時保昆烈以延昭兮勰杲質於素思

韻叶○訟內訟也

仲濱

然徒倚不定也睽之象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袂所以自飾者嫫嫫母施西施少少女兌也膏濡澤之美也兌內剛外柔柔以飾狠也中中女離也滬耀瞳曨日之光也登天照四國也輿禊亦載鬼之義弢矢謂後說之弧也昆大也延昭謂致光于身也勰合也睽上九之象辭其疑不易決也如彼中心聚訟欲得遇卦意以決之乃觀于彖而知睽之爲道不苟同而尙別二女之志不同美之與惡豈可韻頰而同居哉今卦爻之動不動于兌而動于離且睽者離宮初世之卦則道宜用離明而不宜用兌說眾人無知爲少女所惑慕其膏澤而忘其衷情之狠躁則以可望爲歸者固矣若夫中女之含光以照四國者則非專壹其心于忠貞者不能求也使誠得主而爲之死雖鬼車其勿恤況今之張弧者自有其說弧之時命在天而志在己唯觀其象玩其占保吾正大光明之氣以體白日於丹心而已奚復問津于少女之悅狠羊之躁哉於占既然素志亦爾神與心協守其幽棲之志益堅矣

亂曰天昧冥遷美無耽兮方燠爲澤已日霪兮鑿秕孔勞
昭質暗投之侶必謝

矧懷婪兮督非我經雌不堪兮專伏以需師翰音兮幽兆

侵覃二韻通叶天理也昧幽也耽久著也已日更一日也鑿熟春也秕粟皮莊子綠督以爲經督如人身之督脈居中而行于虛善不近名惡不近刑不凝滯而與物推移所謂緣督也倉悅憂貌貿求也天理幽隱初無一定在遷移于無迹之中則昔之所可今或否矣其得立一必美無惡之事以耽著而沈溺之哉如方久旱則得雨爲澤更日不止又爲苦霪方其四海淪胥不餘尺土則矯制興師者固以足音慰空谷而久假不歸釁深改玉名爲漢相實漢賊矣君子之不幸而當此也留則山非有往則逆順無垠求以潔身而報主者如鑿秕求精亦已難矣況敢懷富貴之褊心當去留之大事乎與物推移而知雄守雌以苟全其身而得利涉旣非所能爲則將退伏幽棲俟曙而鳴今孤臣在千里之外吾君介存亡之閒往逕旣絕來踪未卜唯幽冥之中若有朕兆可翼余忱以必達人不可謀天不可問寸心孤往且以永懷思主則愉悦而煩心求仁則堅貞而不怨章靈